



鄭所南先生文集

我家清風樓記



有以嚴陵清風閣記示吾者正恨不能飛上富春
山頂恣觀千尺釣臺焉吾矍然而言曰未能遂其
超邁之志深有愧於古人吾當自作清風樓記非
東坡所記之清風閣亦非越山赴官齋之清風樓
曰清風樓者頗多皆非吾清風樓吾無家焉有樓
樓固無風則有昔乾坤一索風雷生再索日月出
三索山澤具先天之乾初爻始動曰巽六子首出

莫先于風乾天初以陽剛變為陰柔散一氣撓手
萬物曰雷曰日曰月曰山曰澤曰晴曰雨曰寒曰
暑曰萬物咸有資于風六子最柔順最能變化天
地之機莫妙于風人但見無形而吹有觸而空入
萬物之不可入至八荒之不可至此風也殊不知
宣乎四時晝夜之中柔風也持乎萬古虛空之外
剛風也是以乾坤六子最周流最無邊際莫大于
風之為風抑神矣風之變化皆不同風之名亦
皆不同又曷為清風微噴囊口浮偃樹杪飄蕩而

來迂徐而去有當之者輕：冷：透骨瑩快一何
妙哉一何竒哉此空濶閒靜之所天地一時之清
風非古今不息之清風是果何風道德超邁之清
風也蓋光武故人嚴子陵先生其人也胸中空：
無物不肯以眼垂視當在半夜飛上客星不覺漢
家江山亦俱為之精神本亦無心以一絲之微高
懸東都二百年名節至今人仰先生如在天上尚
見其標致散而為清風併仰懷許由伯夷叔齊屈
原子陵輩其意遠矣大丈夫焉能尾：于人之後

乎微斯人出後世皆支于威福之下足以殺其心
而役之許由忘天下之有君無君夷齊痛天下之
皆無其君屈原傷一國之不有其君子陵喜天下
之再有其君此狂奴之所以大恣放其老狂也大
抵古今超邁之人所出之時皆不同所遇之事亦
不同高懷勁節則同輝：煌：俱不可當寧不以
萬乘非為不尊萬鍾非為不貴吾之所尊所貴者
惟終身以天理行吾之志而已大開懷抱純是古
意初不見其有他俱未嘗有所學遺萬形而孤狂

超萬濁以立命永吹此香浮動終古其清又至矣
非獨一時薰其風者抖擻臭夢瞠寤瞳角直欲挈
此百世之下措于百世之上與天地風雷日月山
澤豁其昏滯還我明朗有能天地之風之所不能
似或有過于風之行乎天下入乎萬物故其感動
鼓舞後世人心浮：然若決水就下必歸于海又
莫先莫妙莫大于此之清風彼怪風翳颯且不能
終朝而此風此意最清而淡最有味最久遠最無
然而不然胡然而然以其有不可泯滅者存焉偉

哉偉哉吾弗得而見許由夷齊屈原子陵輩矣將
何以為吾清風樓然吾之清風樓非天地之清風
亦非有超邁道德之清風特吾自清風其非清風
耳非清之清風而無風非風之風清而無清非在
界為在界鏗鏘萬象非窓戶為窓戶玲瓏八紘何
待見披拂草木始超于上棟下宇何必欲驚覺天
人有藉于機動籟鳴嗟大塊之噫氣安能疏而為
此情綴擎天之六柱豈解復而為此屋原不墮于
十二重之間必又過于九萬里之速誰動誰靜消

息出沒無成無壞基址堅密其氣匪天地之氣其
形匪土木之形此意不可得終莫見其推雲送雨
之迹所見苟不高何以空其憑闥眺遠之心莫盪
汰寡而宓兀汰寡不見高明而擎聳高明拔木揚
沙之怒號飛廉未悟夫然多景消暑之品題騷人
終為物轉鵬搏鷁退豈從于南北東西而至鼠墜
燕空只為是杞梓榱桷所建欲譬大江千帆寧如
此快何止去地百尺無所不見好翻天上至活之
機輪宏開劫外不朽之規模終歲東南舶櫂倒走

大海水萬倍岳陽大觀壓破洞庭湖甚于醉太初
水露浴沆瀣而流芳涼笑彼住蓬萊宮闕壁香冥
而開畫圖別有秋聲空翠撲簌其飛難以并幹麗
樵髣髴其影或與造物游何者為梯不藉扶搖送
居然到頂至潔：于雪至爽：于月疇能更誦大
王所獨之賦至高：于天至深：于泉想應不是
仙人所居之境天籟吹萬不同慵聽物外緒言老
子此與不淺浪傳江左竒才馬牛不相及誠有異
矣星辰還可摘何其早我滿鼻生香日：幾信催

花滿耳吹笛聲：五月落梅雖無重叠之間架而
輪奐屹然高映于紫雲雖無作止之時節而意度
穆如自舞于碧空終不以劉琨之嘯以于菟之嘯
以造五鳳之手假合而作其不可作竊勿與元龍
之卧與淵明之卧與賦八咏之詩議論其同而不
相同其實不絢五采壯麗無清風外之樓而亦不
受一塵點染無樓外之清風吾如是而謂之清風
樓也夫但問得此非清風之清風誰歟自吾昔得
之而為吾也天地風雷日月山澤得之為天地風

雷日月山澤道德之士得之為道德之士忠臣孝子得之為忠臣孝子百姓得之為百姓萬物得之為萬物四時晝夜萬古虛空得之為萬古虛空非融握萬古虛空四時晝夜天地風雷日月山澤道德忠孝百姓萬物之機而委之終不得見此非清風之清風本無清風而為清風亦無樓而為樓其吾之真清風樓乎安得出世間八風又出天外八風之人握手登此無清風樓之清風樓相與恣傲游泳讚罵賞弄非清風之清風也哉

無絃處士說

典午之夢義熙以還滿目不堪吾何以觀淵明見幾頗早解印息交竟歸去來性剛才拙邀與世絕數詠高節獨書歲月却喜野老爾汝懷抱願鋤荒草渡聞斯道尚情夢古流笑睨物自見自心白于白日非羲皇上人而何或詩焉或酒焉或耕焉或游焉或著文焉或觀書焉亦寓于無絃琴焉每朋酒之會則撫而和之曰但識琴中趣何勞絃上聲其傲弄當世非凡情所付雖所寓不同：此意也

大江之濶皆晉山林草木森：知之最深歲在子
郊晉徵士陶潛卒後八百七十七年雪心先生羨
無絃之意亦假而寓焉淵明苦嗜酒不能琴得其
趣聽以醉雪心不嗜酒素能琴默其聲聽以醒一
醉一醒異矣同領一能一不能異見翻相承昔孔
子嘗告子夏以無聲之樂矣淵明本自曠疎亦或
有契于聖言緒餘淵明無絃琴果何如以吾嘗聞
我之無琴之琴而逆之或得之吾之無琴之琴今
相安在吾心爾不以存亡得失而失焉不以借于

聽而聽焉吾心融：天趣空而通彼想憧：玄網
蒙而聲宜彼無琴之琴無朕可尋雖無宮商至樂
悠長欲辨玄黃狂見荒唐動靜泯亡遠邇蒼涼不
知其方自然成章非配桐以梓可以發提天機不
露萬響如瞽純越邃古曷聞曷覩妙指莫施慧耳
奚為精神不疲志氣不移萬無歡悲一無成虧何
必戴逵焉用鍾期魚鳥何知鬼神莫窺心聽則廢
智聽則疑事聽則隳理聽則支聽內持聽外遺聽
有隨聽無違離微墨屏音眉俱不宜俱不足以明

之將何以發此機胡不委無心之心于無理之理
搯無琴之琴出無聲之聲無琴之聲琮：瑋：與
一氣同生與兩曜同明與四時同行與萬物同榮
妙此獨清渺于八紘索之弗闕其形迎之罔測其
靈何從而聞無琴之琴無聲之聲古今之人其生
也孰不賦一氣而為命孰不照兩曜而為鏡孰不
搯四時而為柄孰不共萬物而為境不出有為之
井不能跨空而騁癡欲鼎：逆走弄影誰激清冷
猛于一省無聲之聲不琴于琴此聲無根託物而

存天下萬物之物之聲也非此物也而此物也非
此聲也而此聲也奚其琴奚其絃奚其聲三者悉
泯于無迹然後吾之心始出吾之心出然後與萬
化冥而為一擊節孤嘯浮動幽渺橫握其要似絕
此妙是真無其賞音矣是吾亦真不能琴矣既真
不能琴矣是真無琴矣既真無琴矣是真復何言
哉既真復何言哉此意淵哉玄哉竒哉微哉上而
皇天蒼：然下而后土茫：然中而四顧荒：然
詎肯與人同耳而聽同日而視耶又安得不獨抱

此意與之同終同始同生同死邪此是別曲還與
誰聽清而寧和而平天然奇特之經開古今翻滄
溟浴有情空冷、還冥、但虫、之氓聞吾言必
驚使淵明在時親見論評亦當開攢眉而相逢迎
今不復見前修典型乃與雪心相遇于衰暮無聊
之濱勿嘆凋零百勇皆冰萬物必待剝落而後成
勿嫌無能之名空活不死之春譬如無絃之琴不
耀山水之音寧枯于至貧斷不可失無絃琴君欲
不寒斯盟切勿辜負陶淵明久假不歸其名不去

曰無絃處士亦宜始者顏延年誄淵明曰晉徵士
又曰宜謚曰靖節徵士南史則曰靖節先生晦翁
獨取晉徵士三字書于通鑑綱目梁昭明太子作
淵明傳曰無絃琴別本又作無絃素琴晉史作素
琴絃徽不具南史只曰素琴第無絃琴三字甚雅
且久響于人口耳間康節嘗品題之禪門亦借用
之詩人多詠之古作弦今從之

送吳山人遠遊觀地理序

天下之人天下之事莫不以立心為本立心正事

罔不吉立心不正事罔吉苟不然雖能之非福也
蓋古今不易之論也今子挾地理學而遊且誓以
大地之心為心是知所立心矣子亦知夫地乎地
未嘗有封畛也而人封畛之地未嘗有彼此也未
嘗有取舍也而人彼此之而人取舍之地雖能生
萬物能載萬物地亦莫知其所以然而然地之為
地溥矣子果能誓以大地之心為心則子之為子
亦溥矣子抱清淑之氣英邁之目飛步九州流視
八荒若出空中而俯地下日：歲：貫于心胸竟
不見有他物惟見滿眼皆大地耳直將身而為大
地剖大地心髓滌別而細辨之大地雖茫々然盡
落在吾子雙眼中故凡所至曰某地如何曰某地
如何咸契其事豈非立心之微驗與倘得誓父母
之心以為心者與子相見口未言而意先化子必
持平日以大地之心為心者心禱于上下神祇期
必無愧于所志所學此欣然彼欣然天欣然地欣
然天地必開子之雙眼靈子之雙足一踏竟踏于
此處地密而天近山正而水妙龍舞而進角虎蹲

而跪爪鬼悅于陰幽人慶于陽明此竒地也得之
大喜希有希有以此為孝子順孫辦事竒哉天地
不與斯人而誰與乎庶幾不負子之以大地之心
為心也是故彼之心既能一心誓盡至孝之心上
當乎上天之心以為心而此之心亦能誓溥至誠
之心下通乎下地之心以為心天也地也彼也此
也合四者為一心決當得上穴彼之心雖克盡至
孝之心復妄想以利自己子孫為心而此之心但
以盡所學而為心恐亦得中穴彼之人事或未至

而此雖欲神其術天地將封其吉地而藏于子雙
眼之外子縱剖心竭術終歲求之何從而得其地
邪又况後世之人兩偽相對以貌相劫一吝以虛
禮飾其情一貪以大市其術而共失之各以小
智微巧欲盜天地之機可乎不可乎吾嘗以後世
之心試子之心子憤：作色曰吾決不如是惟盡
吾之所志所學而已矣事了而去安肯回顧或不
與我合富貴之人數：挽破我衣焚香致禱求我
駐足我已飄：遁去果如所言誠大異于他人所

學子來吳皆不識子之心之學舉足即行見天愈
大見地愈濶終有與子相合者相遇于數千里之
外以心照心一見而醉是真識子者也他年相見
必空天下山水矣

答吳山人問遠遊觀地理書

祈南翁福之連江人也落命吳中不與世接久矣
夫何天風吹子來前與吾相見問遠遊觀地理之
事而子又謂某家傳地理學幾二十年以能問于
不能何邪終不成味古人之所殘釣吾子之所蓄

倒售于吾子陳言泛意想不足以新子之聽既有
問只得破口傾出自胸中之天以廓吾子之天
勿怪其荒誕無緒不與地理書同也今吾六十四
歲矣二十二歲壬戌二月我父菊山先生卒于吳
中十一月葬于長洲縣甌山之原天幸保全四十
三年略無他說幼嘗聞我父曰汝祖卒于枝江縣
主簿葬于南門外我一兩歲失怙恃莫知所在丙
午歲遊荊州止望祭于南門外我祖宗墳墓俱在
吾連江透裡我終天憾恨不消今我祖之墓不知

何如我父之墓未知其徃又為無後罪人惟有終
天痛哭于罔極尚忍言墳墓之事邪古之葬者厚
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將以泯之于太朴
之天也劉向言黃帝時始製棺槨自是以後緣情
制禮三代損益尚從簡朴寧儉寧戚為禮之本始
得盡子孫之心又得盡春秋霜露之感祭于斯拜
于斯也古人胸中高明一見便了所以古法人人
皆葬皆無疑皆罔不合宜未若後世嘵嘵叨叨支
支離離棄本逐末侈為乖謬司馬溫公葬論伊川

先生葬說允為儒者正大之論終難磨滅唐呂才
救時卜宅祿命葬三篇其說亦正才所學則淺陋
也吾每思之天地間山水竒絕之處世間富貴之
人各有氣數安得人々俱得吉地葬之又安得富
貴之人復得吉地世々永享福壽富貴邪天地亦
不肯妄加禍福于人亦安得使人可弄智術移易
天地氣數禍福邪豎欲厚葬吉地決動溫韜竊葬
之心人江南歸有數十年完墳何獨推兇牧監荆
棘狐狸之悲乎凡子孫豎欲上穴為安厝計有數

十年求之不得者非惟死者不能娶其陰魄而生者空勞心費財有黑養生送死正理強留死者未得入土骸骨却為自己他時富貴之謀何孝子順孫之用心哉抑不思左傳曰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大夫三月而葬士踰月而葬節書法或書其緩或書其速或書其禮其非禮其過制厚葬春秋其嚴乎與禮記葬期微有異是為古制必有以也且地理之說其可考者自公劉居豳有相其陰陽之意至十四世周成王有命召公先相洛

之事孔子有卜其宅兆而安厝之語卜者擇其吉也禮記曲禮已有前朱鳥後玄武左青龍右白虎之說暨乎春秋左傳書葬多主乎大義不及葬法儀禮記喪祭最備語葬亦多主乎禮不及葬法檀弓縣子曰夫喪不可不深長思也至于葬獨不深長思之何與又當思國子高曰葬者藏也欲人弗得見也孟子曰無使土親膚也是掩親之道也孔子曰葬欲北方北首三代之禮也之幽之故也禮運曰死者北首鄭康成註謂地藏為葬也是

不可首南首東首西而葬也此三代之葬法也子
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亡有毋過制苟亡矣
還葬縣棺而封同窆謂無則便為窆束棺直下而葬
也孔子曰吾見封之如堂如坊如夏屋如奔馬鬣
封也孔子以延陵季子習禮觀其葬長子於贏博
之間孔子曰其坎深去聲不至于泉謂度深得宜曰
深此即孔子之葬法也孔子合葬于防封之高四
尺從周制也有子曰夫子制棺四寸槨五寸孟子
曰中古棺七寸槨稱之則棺槨大向俱當厚也莊

子曰衛靈公死卜葬于故墓不吉卜葬于沙丘而
吉掘之數仞得石槨焉則周末已重卜葬之吉凶
矣漢興風俗漸繁漸華正如漢京房輩卜筮之斷
不如左傳載卜筮之斷明白簡當也淮陰侯布衣
時貧無以葬母乃行營高敞地令其旁可置萬家
者太史公聞淮陰人言視其母冢良然則漢初已
尚地理山川之勝矣至晉地理之術盛行如羊祜
猶出折臂三公陶侃葬牛眠地郭璞葬龍耳不三
年當致天子等說久相傳為美談地理家謂始于

赤松子青囊書錦囊書狐首經樗里子青鳥先生
郭璞一行師袁李曾楊輩俱精其術郭璞青囊中
書已為火取去今所存狐首經為第一書邇後其
書千百議論縱橫遇有安厝咸以此事為重誠不
可廢流至于今耀為奇術子毋以是而動心乎欲
以市道網利則不可欲以陰陽存心則可有足力
無眼力則不可有足力有眼力則可欲之天下四
方觀天地造化觀天地氣數觀天下山川觀天下
人物觀天下風俗觀天下文章觀天下萬事觀天
下萬物則可子正少年銳氣英蕤宜為吉人宜學
儒者不優于儒者不足以通天地人也吾其人也
吾之上即天也吾之下即地也中其中者吾也以
其中仰乎上則蒼穹高懸尊不敢望以其中俯乎
下則大塊橫陳近可諦視足力所到目力所窮了
不可逃于吾胸中既不可逃于吾胸中即今雙足
之下尺寸之地來龍從何發源若不能見吾雙足
之下來龍則不知吾眼底所見八方來龍若不見
吾眼底八方來龍則不知此縣此州衆山衆水一

丘一壑各：來龍若不見縣州山水丘壑各：來龍則不知九州五岳萬山萬水各：來龍則不知至遠八方遐陬絕域四大海中一切大小山水洲潭諸國不與南閩浮提中國接壤之地各：來龍畢竟畢竟不知渺：茫：無邊大地大海全體來龍欲知茫：渺：無盡無盡大海大地全體來龍胡不以仰觀俯察近取遠譬之理反覆精思天地人之全體更反覆精思之復反覆精思之求于必悟以通其太妙昔者大禹隨順山勢濬導水脉因

其地理支派別九州以治水本不論天下地理形勢南揚北冀東青西雍中間周圍三四萬里為堯之九州天下尚書以積石為河源若不遠窮于析支渠搜之外周禮大司徒求地中以建國周知天下地域廣輪之數遠不出于九州之外唐一行以山河之象存乎兩戒其北戒自三危負地絡之陰屈曲入東北至朝鮮是為北紀北紀為胡門河源為北紀之首其南戒自岷山負地之陽屈曲入東南至閩中是為南紀南紀為越門江源為南紀之

首兩戒乃雍梁以東兩支山勢兩支水脉只是論
唐天下十道之形勢更自三危而西北幾萬里方
至崑崙山始是黃河之源漢使張騫窮河源續博
物志謂騫至宛夏間見河水初示達其潛發處小
崑崙山宛夏間至大崑崙山尚極遠柔欽水經謂
崑崙山去嵩高山西北五萬里高萬一千里淮南
子博物志其高如之司馬遷班固咸贊崑崙山高
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為光明正是大崑
崙山其上即釋氏阿耨達多池流出四河黃河居

其一東土之山勢咸自西北大崑崙山迤邐而來
至王屋太行飛狐上黨諸山為東土天下之脊自
大崑崙山更西南幾萬里以上方是西海倘不能
盡論南海之南北海之北東海之東西海之西非
大地之全論不知其大焉知其微：者以何為體
不知其近焉知其遠：者以何為界知地而不知
天知天地而不知人知人而不知天地知天地人
而不知萬物非知天地人之全論天不獨為天亦
不自知其所以為天地不獨為地亦不自知其所

以為地人不獨為人亦不自知其所以為人萬物不獨為萬物亦不自知其所以為萬物徹見三才之機互而萬之則三才之道妙矣天形圓而完其體則正故能範圍造化中大全之體則以日至天頂為午日入地底為子地形方而平其體則偏僅能函載天運內下半之體則以極南為午極北為子天道雖左旋天氣則下降地道雖右轉地氣則上騰地勢雖散漫平走八極而向東向南最低最弱最薄地運則在地中密移東西南北而不定地

外地之全體則在大海中隨春夏秋冬四遊而有準然地之正體以下以北為正丙午壬子正當其正山亦地也為陽中之陰而峙水亦地也為陰中之陽而流山以南為陽以北為陰水以南為陰以北為陽山體雖鎮靜其勢則活動水勢雖浮動其體則平靜東土水勢雖東流東海潮勢則西上東土山勢皆自西北大崑崙山發源乾山為山之正位為先天之艮山後天寅為艮山亦為山之正位大崑崙山西山皆西向水皆西流南海北海東海

西海之外諸山皆深：遠：自海底而來突出未
易評論決非山海經所能盡知地之陽氣盡從地
底而上故純坤之伏卦為乾山之陽氣亦自地底
而上由卑而高陽氣直達山頂故艮之陽畫居最
上爻冬至後陽氣盛水土漸重夏至後陽氣衰水
土漸輕坤雖柔也

翕則歛而歸根闢則散而生萬物當夏至一陰後
至閉塞成冬時地氣亦上騰但至深至微至密耳
午時後亦如是以天地間未嘗有一息不升降流

行之造化也而人亦未嘗有一息不升降流行之
氣脉也而坤地之妙用亦未嘗有一息頑靜而不
流動也潮者海水還歸尾閭之底為潮落大海氣
脉吸而入也尾閭外之水湧出大海之上為潮長
大海氣脉呼而出也良以望夕之月受陽光正滿
則望夕之陽潮直至子時正盛而正滿晦日之月
選陰魄正滿則晦日之陰潮直至午時正盛而正

滿世傳初三十八為潮大信如陽極于夏至而未
月之末熟愈熾陰極于冬至而丑月之末寒愈

也列月與潮與人身中陽精藥物體雖不同而同一
所南文集

造化、又日月五星行度、一切星辰、一切風雲雷雨
等、又陰陽五行、八卦八門、九星太一十六星等、又
劫數年月日時、節氣候、支干方位、一切吉凶神
殺、一切天神地祇、一切諸法、一切造化妙用、無窮
無盡、皆一、各、變化不同、又天下無盡世界、地
不同、山不同、水不同、一丘一壑、相距不多、步尺鑿
深、或間尋丈、土性土脉、土色土味、土聲、水性水脉、
水色水味、水聲、石性石脉、石色石味、石聲、一、不
同、各地所產禽獸、所生草木、以至種、萬物、其狀

其性、一、不同、三才萬物、萬事萬法、萬變萬異、無
窮無盡、一、各、不同、其不同、一、雖不同、一、
莫不皆有倫序、文理支脉、一、各相背而馳、不相
統、不相合、不相通、不相同、自生自滅、自始自終、自
形自色、自性自命、各為絡繹、各為經緯、各真、一切
各辦、乃事非真、不相統、非真不相合、非真不相通、
非真不相同、不同者不通者、形也、事也、通者同者
理也、氣也、數也、莫不皆自宜其宜也、莫不皆自然
其然也、皆所以錯然倒順、彌綸宇宙、以立三極也

天地人萬物皆活物也皆以南北為經東西為緯也皆一理也一：皆以大造化為本大造化以何為本以真陽生意為本天以之散為萬象地以之散為萬物人以之散為萬事其根源一：者冥乎至深至深玄微之中而事業一：發見于無盡無盡廣大之外其實皆原于真陽生意也真陽者體也生意者用也二者本不相離也不偽于偽曰真不陰于陰曰陽不死于死曰生用之無盡曰意故曰真陽生意其天地人之神氣乎其天地人之命

蒂乎不以古今變不以頃刻停鼓舞萬化無有終極其機或焉滯天地閉在人則病其機或焉息乾坤毀在人則死列子曰天地空中一細物耳人又天地中一細物耳然其理甚妙其心甚大其機甚微其氣甚深其體甚真其用甚溥可以與天地並而參天地之化育者以此天猶吾身也地亦猶吾身也今吾之身相與生其生者皆十二經脈竒經八脈行乎至深至妙之中層負萬氣支縷萬脈繞緒相纏首尾相銜次第相軋玄妙相應貫頂貫踵

縱橫維絡五臟六腑四肢九竅周匝循環呼吸吐
納灌注并榮流通榮衛氣血筋骨精神魂魄三百
六十骨節八萬四千毫竅以之為身其妙未嘗不
相通也以之為穴至于種之之事其妙用又未始
相同也此所以為一身來龍之關鍵也其能如是
者乃吾身中下丹田先天先父母一點真陽生意
流行之妙也其人之神氣乎其人之命蒂乎當天
地造化真陽生意動時人之三焦之原十二經脈
之根本雙腎之間下丹田至深、至微、之中一

點真陽生意先動任督湧泉一時俱動天地人萬

物咸同此真機而相通焉

雙腎之間為下丹田出
神景內經馮珩註難經

八難下註引之甚詳黃庭經脾長章註引
玉曆經亦然又道藏別經處皆同此說人能通

真機之妙得此真陽藥物聚則成丹不聚則不成

丹乃妙于人者之聚也粵自判重濁為地之後柔

者為土剛者為金頑者為石英華榮茂者為草木

雜氣為物秀氣為人皆依于地而形其形者也然

皆不識地之所以為地能博厚無疆發育萬物何

所藉而能如是孰知夫大地之下皆一重土一重

泉相間為九因而曰九地九原九壘九泉也層負
萬氣支縷萬脉柔順鞏固溢化流躍斜細其軸互
為鉗鎖深運其機密相橐籥張布玄網維絡地根
非金非石非水非土千：萬：經攢緯織牢：不
可解重：不相礙綿亘持抱幾千萬億里無邊大
地懸浮于茫：無邊大海之上以之為地其妙未
嘗不相通也以之為穴至于種：之物其妙用又
未始相同也此所以為大地來龍之關鍵也其能
如是者乃大地底至深至玄先天先地一脉真陽

生意流行之妙也其大地之神氣乎其大地之命
蒂乎此下鎮地根之大寶也真陽生意躍為浮散
流溢于淺：之處則地氣泄而虛耗不用之猶不
足凡百事皆不宜真陽生意妙于凝合反抱乎深
深之根則地氣密而柔實雖費之亦有餘在天下
則太平在人則壽則為神仙真陽生意其天地人
萬物之福基于淮南子博物志所載地下有四柱
三千六百軸非真有其形聊借譬喻真陽生意有
大力量負荷世界支撐劫運也監亥大章所步幾

萬幾億之多非真有其數不過測量博厚無疆之
地勢也又如十大洞天三十六洞天亦孔穴之至
大者可以通仙靈出入之路洞者空也通也洞而
為天也縱是陽氣結而為骨潛自崑崙分跨海外
洞々相通犬牙相錯十大洞天三十六洞天只是
一洞外無隙罅內有光明不入凡穢密貯妙暖十
大洞天三十六洞天七十二福地皆地底真陽生
意凝結流衍之妙也三十六洞天不可葬如人身
上有三十六穴不可針七十二福地不可葬如人

身上有七十二穴不可灸俱禁穴也洞天福地神
仙長生之氣不可以尸氣犯生氣也其洞中四通
八達之路為大地來龍之骨與人脊梁四肢節々
相柱有筋附骨絡之外寔而無穴中通而有陽髓
之意相同世人肉眼不見身內支脉節々有條理
竟以此身為塊然之內世人肉眼亦不見地底支
脉井々有條理亦竟以大地為塊然之土殊不知
天地人萬物皆有文理支脉烟縷水漸壁裂瓦兆
尚有文理謂之地理獨無文理支脉乎曷為地之

文理支脉其來龍者地之根源所自本也又取其
勢如龍之來蜿蜒活健也勢之大者厚德載物次
則廣濶坦平委蛇坡陀嶮峻崔嵬之狀也支者勢
之分也又外則路之所通內則脉之所貫也脉者
真陽生意流行之迹也穴者地氣山勢來龍支脉
真陽生意之妙畢聚于此凝結不滯活動不流之
窟也此穴之能福于人者真陽生意凝結不滯活
動不流之澤也穴者竅眼也針穴灸穴非竅眼曰
筋曰骨曰肉不曰穴葬穴非竅眼曰土曰石曰泉

不曰穴以其能通不能通內外氣脉之機為義高
土為頃兆域為墓郡宅所兆也兆朕也謂地之一
罅微露造化毫芒妙處即竅眼為穴也與鑿井無
竅眼通泉脉則不為井之意同鑿井橫出泉眼來
處近淺而易竭水味汗泛直出泉眼來處深遠而
不竭泉味清甘土實水妙土虛水濫方：處：鑿
井者見地下土與泉各：層：色澤氣味亦難盡
其說泉之正直而上曰檻泉縣出曰沃泉謂倒溜
而下也側出曰汎音軌泉湧出曰瀆泉所出同所歸

異曰肥泉所出異所流同曰瀆泉并無水曰智井
水一也以泉來處不同而名不同味亦不同也山
地一也地脉陽氣發源不同有散出者橫出者直
出者曲出者半地出者一脉分衆脉者衆脉合一
脉者地氣竭有穴無脉如智井者甚類衆泉之各
異出而異名也山勢以橫走而來地氣當直上而
出橫者束之勝則穴深直者漢之勝則穴淺地之
陽氣勝為有餘山之形勢勝為不足山地二脉紐
結均平為兼美其間之脉山勢互橫互直互斜互

曲互正互偏互相缺北種：內異脉外異狀不同
又過于泉脉多：以是聚而為穴又一：不同有
山勢地脉相逐相軋相束相入回抱真陽之氣倒
溜結秀于地中者此歸源之穴也此最難得難識
發雖遲葬之久：子孫終有奇特得道之士穴之
為穴非千萬可悉議其所以為形勢氣數者形者
天生其物之象也勢者物情前陳之狀也氣者天
地萬物盛衰之候也數者天地萬物盛衰之限也
形勢乃天地萬物之部位氣數乃天地萬物之機

括形勢外也氣數內也一切形勢卒難自變盡是
氣數逼之換骨形勢雖奇氣數未來無以發其妙
趣有華麗之屋在焉無富貴之人居之縱華麗亦衰
冷其如辜負此華屋何地乃陰物乃寒物乃查滓
物而于陰寒查滓中得陽和精華之妙非寶而何
非真陽生意而何此真陽生意實自深：地底根
源而來與人之一身十二經脉奇經八脉遠：自
下丹田任督維躄諸脉根源而來見于骨節及膚
之上而為穴之勢頗同天地人造化之機悉不在

外悉在內悉不可見悉不可知故妙故神世人焉
得見之焉能知之地理之法又與針法同不知醫
脉者則不知病不知病者則不知正穴毫釐之差
即不得穴或得其穴針之無法淺深不中度反病
于人不識真來龍者則不識真形勢氣脉不識真
形勢氣脉者則不識真穴大地茫：然不可尺寸
量或坐向不當或失于東西南北之微差或深淺
不中度皆不得氣脉之正形勢正而氣脉完者唯
一穴附葬則分矣附葬即合葬也附葬亦有離合

之分衛人之祔則離魯人之祔則合謂隔槨別壙之分也詩云死則同穴禮弓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喪大記曰男子不死于婦人之手婦人不死于男子之手意不欲死者戀于所私乎子孫附葬于其下者皆受正穴之福澤也葬骨殖初無偏正勢又輕矣葬衣冠杖履則寄誠也盍取形勢正而氣脉完者為善形勢雖正雖完雖妙氣數已過非吉也識形勢易識氣數難識穴尚易定正偏淺深尤難纔遇形勢氣數得其大體正

以主之衆者客也主為君客為臣君居正位臣伏四方須當熟視偏正不必苦泥末節穴不真位不正不可作如是說若人平日心地不開眼力不真臨時微差其意則龍側虎倚風擊水衝關係不小風水有渙散之象山風有蠱壞之象風能扇播地氣夏至以後風自上而下漸吹來直入地底曾有為巽風吹側墓中之棺者水能衝地氣能泄地氣能截地氣使山地氣脉直從水底過地而去亦能回抱地氣映帶地勢凡當要衝處俗諺戒之如

當風門水口遂相襲以為看風水最忌無情之風
無情之水無情之山無情之地內無含蓄則直則
露則無情則不吉以其不能聚真陽生意而為神
氣也或微拱而不聚或聚而不凝不活者為虛位
為盲穴似聚者暫駐而即去微有滲漏便不完寔
真聚者凝結而不滯活動而不流者為真穴其真
自千里百里十里從他山分勢舞來至此歛然而
止或自地底發源深、直上至此欣然而聚多有
真似種、物象之形者或平原曠野間或水底或

石罅別有奇異有非人亦可窺睨其深邃之妙者
其地之上也外欲密而內欲敞欲常見日月欲不
奈陰陽欲最茂草木欲不生蛇虺勢欲團簇氣欲
疏通意欲清美色欲明淨脈絡欲雄健深厚而不
露骨肉欲勻實柔淨而不枯骨者石也肉者土也
大體欲左右宛轉擁護環繞顧戀有情如朝王者
然後為佳使其地氣支脈湧沸而透為一竅山勢
來龍旋折而注為一窟兩宜相入通而為一停涵
蟠蓄衆妙細縕凝結而不滯活動而不流其地之

下也外必柔而內必化土重而體清紋細而髓深
暖如春氣如雲潤如瓊漿如金流泛甘香不與土
同羣竒雜瑞叢然相獻內外四方靡不相宜其一
山一水一丘一壑之神氣乎其一山一水一丘一
壑之主位乎環視此外皆奴僕爾一窟雖密其止
必有瑞氣其下必有靈物一窟雖微其餘潤所及
或數里或數十里莫不隨其地氣支脉山勢來龍
相宜情態委蛇踊躍遠近大小清濁淺深高下輕
重盛衰通塞之勢之意為地為穴之優劣勢之所

駐為止氣之所會為聚止而不聚則非穴山脉地
脉不止則無穴果能抱真陽生意之妙止而聚則
為穴此妙于地者之聚也人多看山勢之止不識
地氣之聚山乃附于地者也當以地為主平原曠
野間當獨論地下氣脉氣數多不喜平原曠野以
為無形勢可取正緣不見地下氣脉氣數盛衰端
的爾平原曠野間忽得清暖妙潤之地雖不如山
之高峻而遠于應驗因其平坦極是耐久而平穩
是以古者葬之中野也先論地氣然後論山勢乃

為全論山勢露在外易見地氣潜在內難見止以
山言聚以地言易萃卦曰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
之情可見矣聚之義妙矣哉天者大造化之聚地
者山水土之聚都邑者人民之聚山者土石之聚
海者水之聚聖賢者道德之聚儒者德行本學之
聚佛者福慧之聚神仙者純陽之聚男女者父母
媾精之聚富貴者福德之聚一切諸寶貨造化秀
氣之聚皆聚則妙不聚則不妙聚則富貴而有權
不聚則貧賤而無權大聚則大妙小聚則小巧久

聚則久而暫聚則暫美大凡陽氣聚則暖：則生
精神生萬物陽氣聚為生為吉為福陰氣聚則寒
寒則不生精神不生萬物陰氣聚為殺為凶為禍
不可不辨陽氣浮于淺則為暖陽氣極其深則為
熟人之水臟之下極熱不熟不足以化諸食不足
以運諸世事地之水輪之下極熱不熟不足以縮
諸水不足以消諸陰氣萬物之生其受氣雖偏而
雜只是藉此一點暖氣以生其生真火即真陽生
意也為三才萬物立深：之壽根也深：者不外

其外而內其內也世人不論內論外高人不論外論內外富內貧外強內弱外勝內不勝非福非壽非根本之論有能一觀直透數萬丈波濤之底者方見龍宮海藏分明可唾手取第一顆鎮海明珠有類如是之地不生奇特之人必生奇特之寶所以佛仙勝迹鬼神靈宅多據山水秀異所聚之地可以赫其靈可以尊其神葬者可以妥其魄可以昌厥後皆天地山水真陽生意氣脉凝結不滯活動不流之妙所致其天地人神氣之流慶乎絢想

周易聖人為棺槨治葬之法翻巽初六為兌上六是為大過卦大過乃始乎巽陰終乎兌陰之卦雖始終乎陰也包乎外初六上六之陰畫包乎內二三四五之陽體是拱其陽而聚之于內也始于入巽之陰終于悅兌之陰巽開陰卦之始兌兌了八卦之終事始可以終乾父坤母之大事能了父母送死之大事當以外拱其陰以包之內聚其陽而實之：地而葬焉則死者入而悅矣有歸根還源意孰曰游魂上古葬之中野者何中野者非獨指

一處凡一山一水一丘一壑所在莫不有天地正中之位天地正中之氣外而得地勢之正內而得地脉之正其真陽生意之機之聚寧不在是宜東不東宜西不西宜南不南宜北不北宜高不高宜低不低宜深不深宜淺不淺如蓋覆函分毫不差微有參差即不相應皆非中也氣數已過氣數尚遠亦非中也中則和不中則不和之則真陽生意聚矣古者葬之中野聖人以棺槨取大過皆寓葬法於言外諸葬書盡不議及此若地理四面形勢

似乎潮落吸其真陽生意歸歛地中密拘于內是為葬者之穴若地理四面形勢似乎潮長噓其真陽生意浮漾地上流潤於外是為生人之居此陰宅陽宅之分也若倒用之力則滅矣開闢初心葬而為真陽生意以溥大化天地尊位山澤通氣本不為葬而設本為生民立極鼓三才萬物生死之機開斯世興衰無疆之運先古氣清後劫氣昏此意立隲存于不論一郡有一郡之形勢氣數一縣有一縣之形勢氣數坐向前欲正而朗後欲實而

厚高而不陷左欲昂而長右欲低而短分而相向
捧盤獻珠怪其光明燦爛見者顏面亦生紅潤地
欲厚土欲重古人每稱土輕重驗地岡厚薄立郡
治縣治宜於坐鎮四方潤澤生民地下氣脉所聚
者大則為郡為縣人物所聚必繁盛陽氣不聚則
土弱而地無力不宜勝載世事陽氣聚則土實而
地有力則地與人相宜而生福聚之小者為穴而
為穴之形勢氣脉則欲歛束山之與地數里數十
丈之形勢氣脉聚于或一二丈或數丈之餘愈密

愈妙捅地藏寶貨于不露形像葬者冥竊天地真
陽生意一罅之暖自然宜其後人吉無不利地亦
欲厚土亦欲重一郡一縣之間可居者多可井者
亦多居而奇則少井而奇更少欲求穴萬或一二
真陽生意散而流行天下無往不在無往不生草
木萬物然氣聚處少聚而為穴者真陽生意之小
小至微一芽爾其大本則垂蔭十方無盡眾生世
界抱朴子云天下一郡一縣一鄉一里一宅一房
各有生地各有死地又兵家兵書多論天下戰守

形勢其說應機出處便宜行事難拘其說如荊州
永州息壤不可犯之淮南子謂之息土又地形之
小異也廣南之地頗有惡戾之土葬及一年骨與棺
盡朽為土四裔遠域更有麓硬惡戾之土非正氣
也易曰立地之道曰柔與剛坤以柔道為正土柔
而細潤則吉土剛而粗硬則惡山氣多剛地氣多
柔：勝于剛乃吉唐末遠方或以五色帛或以器
貯活魚埋之一年發視其魚生死五色變不變驗
其地美惡其癡珠甚昔有至人教人待大雪中看

雪不積處是穴又有至人教人執火把走遇火滅
處是穴乃陽氣散漫而出不容火燃也又有至人
教人燃燈于所指之地看燈不滅處是穴乃一縷
陽氣勁緊直出隨一縷燈焰而上不為風雨所滅
也如數里數十里之間山地四向背砂礫冷瘦之
土忽其中一團或一二丈或數丈乃清暖柔膩之
土至吉地也此皆論地下造化也皆真陽生意之
聚之妙也水圓折者有珠水方折者有玉此其似
也不止于此地運山運將與素有席狼盡：自去

却與人相宜而生歡愛心如增如漲如地下藹、
有情于生春地運山運將衰曩無蛇虺戢、亂生
却與人不相宜而有損害意似偷似陷似地下索
索有聲而走氣非有高明之人見以見外之見即
古山水開新氣象剖其精玄則失之矣唯是世間
萬事年改月換日變時化山、別水、別處、別
方、別氣數別變化別興衰別久近別一別衆別
別、無盡祇將別以益別竟莫別其為別以何別
別之法別其不別之別應笑盡走于不容不別之

萬別世竟不識別有非別非、別之地在乎山阿
一天之妙無盡四時之氣常和八方之風寒莫入
數畝之土宜最多樂哉斯丘絕無偏頗宜以菟裘
遯世婆娑宜以窳窳瘞殼嗟峨過于鐵函牢不可
磨縱有萬別其如之何不過至人意終不決至人
開眼一照洞見天外天地俱新山水俱活一指、
定不勞再指更不求其契合于一切法而自然契
合天上陰陽五星九星四時地下五行八卦八門
九宮二十四局三十六將一切造化何用安盤下

針擬議來龍定主賓分拱按形勢諸事又何須移
路避衝改水換勢種樹補缺培土為照祿飾諸事
世率以五行之山各二十四局終遇一山一水若
差一步十步又各有二十四局互換作數山數水
之用互換為主為賓為龍為席為風為水互飛天
星互移八卦互開八門互飛三白互為六儀人各
出奇術人各出奇見展轉發明各：曲折山水形
勢歸于輪盤格局之中為千：萬：山水妙用此
為移尺寸之差盡換山水之勢損別禍福之應乃

人為之穴也寔非山水自然真穴也此意相襲已
久難可遽改若用坐東坐西則陰陽相差坐南向
北則位置顛倒陰寒極重後人以枕所坐之山即
為北首非北首也非天地正位也縱別有至奇特
處不得已而用之終減分數何況不深忖細論分
金輪盤諸格局法只推測得世上尋常五行生旺
格局未足以見地下真正自然氣數大地廣博氣
脉紛錯糾纏潛走地下自然變化自然奇特一：
處：各：自然不同詎可以世間奇見活法移換

拘束自然造化以三年一步十步一世種：諸法
移易氣數勒為定驗山：水：處：方：氣脉氣
數有時遲有時速有時進有時退有時然而不然
有時不然而然又一：各：皆不同于不同果可
以輪盤籌策筭以活法屆以定驗推測之手天靜
無風一鈴獨鳴天津橋上聞杜鵑聲以心通知之
亦似以風角鳥占知之不以尋常推測法知之而
乃寫為山形板成死本篋為格詩釘作死句爭知
天下事盡在一毫上錯過好事勿泥死法當開活

眼勿執外境當察內情勿拘小局當觀大體千丈
為形百尺為勢其見亦狹矣目前之所謂葬者不
過取山水微有格局處不問無真未龍不問無真
穴不能細論主山妄誕指東畫西誣合遷就立說
只怕地下有石有水深鑿不過按天星九尺為例
却令多增新土培高為勢終是容土氣不相合江
南墳墓棺槨去土多止三四尺豈治葬良法夫子
封墓謂不可弗識非為培勢從古封墓論壽焉敢
過制歟忍問江南之人子孫零落掘焚取物賣地

風俗惡薄可嘆及不如楊王孫立于嬴葬也古者
葬法俱不用石槨塋槨亦不用柏梁槨板四圍並
不甃砌但以周圍厚木棺槨深、懸棺下葬不用
槨亦可最以深為妙不啻影迹與後人知始佳古
今天下處、葬法各不同獨此法最簡最妙只恐
父母無治命子孫決不肯用此法舊以厯青和油
煎編刷棺外又黃泥石灰或查和搗却周圍實之
久則如鐵極可取謀葬者當薄葬棺內無物棺外
葬不華飾又當漫山無迹只可遙望拜掃庶或其

可世人竭目力繼心思略見地上分毫氣數不能
徹見地下本體造化猶相人之形貌醫人之疾病
者不能徹見人之靈臺五臟豈善相也豈神醫也
世人既見不分明不得不再四為避凶就吉謀孔
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釋名曰宅擇也
擇吉地而營之也聖賢教人擇地而居之道也若
夫橘踰淮而北為枳鸚鵡不踰濟貉踰汶則死及
蟻遷穴鵲巢避風避太歲之類萬物各有所宜萬
物各有所不宜禹貢任土作貢職方氏九州所宜

歷代貢各州所產皆土地所生風氣所宜者易亦
論及天地之宜象物之宜與地之宜使民宜之月
令亦論來歲時令之宜大司徒以土宜相民宅與
夫七月豳俗皆論天時地氣人事之宜與不宜陰
陽家諸法諸卜皆論與此事宜與不宜考工記論
天時人事獨歸重此：地氣然也真的確論本乎
地者親下故爾地氣非獨能變物之美惡然頗能
移人之性情其地宜佛宜仙宜儒宜富貴宜豪傑
宜人民宜于清粹重厚者吉宜于濁惡頑脆者不

吉種：人事所宜不同由于地土清濁剛柔變化
之氣種：不同而然司馬頭陀識骨人不宜住肉
山而識瀉山主之奇驗是已或宜于此或不宜于
彼或宜于古或不宜于今皆地氣使然也山勢地
氣宜于葬者則宜于存者論地之外山地却要分
明一依風俗古例存者立陽券問人買地又立陰
券問土神買亡者葬地明示疆界幽告神明苟不
宜容鬼爭之土神訶之官訟陰譴纏綿子孫乃存
亡事理財物不正直分明所招非山地風水神殺

之咎偷葬者有福無爭無咎葬之不宜則為僵尸
地寒氣滯骨槁肉堅之故肉軟者非僵尸暖則化
化則吉况葬以藏為義人之藏物必藏于深密完
固之處不為人竊鼠偷則物永久葬之藏骸當藏
于暖密完固之處渡藉山環水拱則墓永安更亡
者在生德行精神完固無失宜潛陰神瞑如入定
歸宿深密鞠育靈活一窩暖雲清醒冷骨寐以養
幽獨妙于遊冥漠向當躍滯爽於去夜開生顏于
尸解次則爪甲纏身笑面如生此大不易得否亦

過于南面王樂也非此暖意則太陰何以煉形真
陽生意之妙一至于是以宜後人以安以壽以
富以貴父母子孫一氣潛通幽明孰能間之人之
欲安欲壽欲富欲貴者固天下所同欲也抑又當
思天有時地有運氣有盛衰世有古今天上劫運
世間莫測而三元甲子一周一百八十年天運一
小變地運一小變一丘一壑一紀十二年亦一小
變小則地脉山脉或移風路水路或轉土有增有
陷石有長有泐又或掘鑿燒毀坍塌又甚則高岸

為谷深谷為陵又甚則萬方易俗萬化易位又甚
則桑田變海：變桑田大則復混沌復開闢混沌
開闢無有盡期造化氣數一回天溥真陽生意以
福于人則地氣通一方之水土俱甘香暖潤人物
亦清正賢慧鬼神鳥獸亦咸若萬物亦盛多一切
色一切聲一切氣亦俱清造化氣數一去地收真
陽生意以還于天則地氣塞一方之水土俱苦澁
枯寒人物亦愚陋惡逆鬼神鳥獸亦不寧萬物亦
衰乏一切色一切聲一切氣亦俱濁頑祥妖孽可

以前知人生無慧目慧耳慧性則不能見一切先
變之色不能聞一切先變之聲不能察一切先變
之氣不能辨一切先變之味以至一切處一切事
一切物一切俗一切人一切心種：先變之兆外
雖如然未變內已隱然先變小則數月數年前大
則數十年數百年前已兆之矣如史記秦檮里子
已先知葵章臺東後百有天子宮夾我墓所言
竒中非獨此一人一事亦非獨一丘一壑一物一
事一家一郡消長之理如是天地氣數大體消長

之理亦如是人與萬物尚未變獨地氣先變蓋地
為萬物之母也真陽生意盛則地氣盛萬物壯實
而耐真陽生意衰則地氣衰萬物槁弱而不耐或
消或長難以定論如海中沙渚或東湧或西沒如
空裏雲霧或雨出或晴收又地水之外渾是金剛
之氣乘而為輪自然天下八方地底無往不當生
金銀時未至氣未完體未堅物未出彼長此消古
無今有各有氣數悉難以定論自古帝王建都下
而小邦外化立國徃：不同原於天時地利人和

各：與其主盛衰氣數之所感召三者有一不完
則王氣衰歇古今天下三才萬物盛衰生死之運
處：亦各：不同天地日月尚終歸于壞特歲月
劫運久近不同耳安有一定不易之人事亦安有
一定不易之乾坤邪亘古不壞者理也真陽生：
之意也欲知地理之脈絡又當知地運之盛衰又
當合天地人萬物之全體逆參其機括而擒縱觀
之或得其樞要焉豈可獨委之地理而不究天人
之理也固是天下山水頗多吉地率皆天祕地隱

神藏鬼匿不使世人窺見其處其出也自有氣數
決待吉人與之非天地私與之吉人自與之也太
公五世反葬于周禮不忘其本狐死正丘首仁也
成子高不肯以死害于人擇不食之地而葬焉鬱
鬱佳城有主久矣當時盜眼豈不欲竊滕公吉地
似定數也孫鍾感三官下教其葬不亦重乎非設
瓜也二人皆陰陽也君子有是心葬之不吉未之
有也是以為惡人葬吉地上天有禁天地鬼神斷
不許無德行無福之人私竊天地之寶以壽不仁

之富貴至人未嘗不見之未嘗不知之決不輕易
漏泄示人况無先事而知隔物而見之術又無透
空破地藍碧方瞳之人曷能源流天地人萬物一
脉真造化乎其不能逝乎真造化者以舉世之人
紛紜萬學一、盡走于不相同之域而未造于未
始不相同之天同其不同不同其同、其同不同
其不同則不墮于同不同之偏不同者三才萬物
紛然妙用同者三才萬物本然真體初未嘗同未
嘗不同也惡可以天道地道人道物理一、一切

之不同者惑亂其胸中之天耶庶幾不泥于天地人之迹而通乎天地人之蹟也此匪術也理也三才萬物之理本一致也欲造一致之妙必推其精粗而格致焉譬如乳出酥、出醍醐至醍醐則極妙矣陽氣者一切有形中之至精者也是猶醍醐也道家謂之水中金藥物也天地人萬物萬事萬法之各、變化不同也果誰為之今論其全體全然同是一真陽生意千變萬化而為之其先天先地先父母者也真陽生意果誰為之超此難言也

按圖索駿泥形取像真死漢寧足以語此道世之所傳所學只是世間法縱得真傳妙用竒訣亦世間法不涉于世間法而得之始為高眼苦學三十年不如點化數語又不如一隻手覺之眼又不如一片玲瓏之心猶未也難哉又况一切世法上聽上天所行又隨國法所轉又審世道汙隆又逐人心正邪尚之則靈不尚之則不靈又當識其時宜也斷以不疑為上通達之人皆可不通達之人多忌諱此陰陽家諸法不容不存第人鹵莽難闖其

妙又不可苦溺其說又當觀人力量見識德行福
德為何如遇其地或太過而其人不足以當之亦
不可天地至大萬物至多唯一至公之理行乎其
中天且弗違安有私心然彼一：各有分劑一：
各有法緣當以真情實行盡力行我之正大契彼
之氣數忽然眼開見奇特造化欲加一毫人為不
可得奚特地理云乎哉道家謂五岳之外有別五
岳鄒衍謂九州之外有大九州列子謂焉知天地
之表不有大于天地者乎釋氏謂南閻浮提為四

大部洲之一娑婆世界為華藏二十重世界中第
十三重諸世界之一此其大槩也恣情瀾翻何
有涯涘是誠不可以聖智測度然天地依風：依
虛空虛空無形無所依天地虛空根蒂安在必有
剖破天地虛空根蒂者視之而笑且置此說尚有
一則語頗費分疏昔迦葉示滅宰堵波至今在天
竺國雞足山中迦葉親抱釋迦佛金縷袈裟真侍
彌勒佛下生而付焉其事極遠極速當時止是何
穴又如何不隨天地山川氣數遷變邪理邪非理

邪數邪非數邪子當努力行四方子當努力行四方一旦鐵鞋根斷會遇無苦大丈夫歷：明以告子何止三教九流萬方萬法要旨大地山水來龍天地人萬物陰陽虛空根蒂而已子終身之事畢矣子當牢記其語待歸以告我

辭吳泮請儒師書

某頓首奉書于吳泮廣文先生某幼嘗聞之揚子雲曰通天地人曰儒又聞之韓退之曰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子雲退之能言之猶未備也昔

人莫不皆難之不啻溜鉢漢何由通此六者之意乎數十年來欲弓不箕欲治不裘顛啗固滯與鍾作甕十字九錯百事千謬叢萬拙于一身宜乎化為凡民併與早年所讀所見之書一翻：却甘于老而貧而病而死而已矣回視古今萬夢不直一揔指胡為乎倏焉乖謬于萬古蒼茫之外摸着虛空如小物忽焉破想于一毫玄微之中笑着陰陽妙萬象或與青天白日互相斟酌或指山光水影交恣飛舞自我其我不他其他所以被破跳走狂

歌醉笑於雖與人語而不與人同語雖與人行而不與人同行之古路張、瘳、終日竟歲獨遊而莫知底止亦不知世間何如謂之世間又胡為乎一旦欲移之于詩書禮樂之傍果可以世間法縛之乎尚髣髴記得數十年前我父有言曰夫子之道大如天六經之旨深如海吾老矣何足以知此今又復化而為野人矣是誠無所用矧茲吳中土風清嘉羣彥汪洋其來久矣至今諳如惟廣文先生以斯文為重閩中三外野人鄭某頓首

三教記序

我自幼歲世其儒近中年闖于仙入晚境遊于禪今老而死至悲委之第邇來三教淒涼甚矣不覺數、為之動心各因其意作三教記何夙習之尚未忘邪然期望天下後世之心則深矣切矣吾其絕筆於斯文乎

早年遊學泮宮記

我自三十六歲科舉既斷之後絕不至于學校又三十一年終不能忘其為儒也昔五帝三代皆有

學也禮凡始立學必釋奠于先聖鄭康成以先聖
為周公孔子固是周之舊典至孟子出始播告宰
我子貢有若之至論是以儒者皆願學孔子及漢
興高帝五年至魯聞弦誦以為守禮義之國七年
樂行儒者叔孫通所定之禮是以十二年過魯不
祠周公而以太牢獨祠孔子皆不能忘其所宗也
蓋吾夫子之開道統也雖不外于祖述憲章堯舜
禹湯文武周公之意然以此道大開古今天下君
臣盛德之美聖賢斯文之運必準之于吾夫子而

後斯文始定而始昌此道彌尊而彌彰微吾夫子
創始以儒道設教垂憲萬世則後世仰誰為儒道
之大宗主至今國法家法身法心法天下之人凡
百行事悉當準之為法大矣哉為吾夫子之心法
何如者吾夫子以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之妙
授于顏子以吾道一以貫之、旨語于曾子此二
者吾夫子開道統之大本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
孝經春秋尊王之經孝經事君親之書此二者明
人倫之大法獨吾夫子化而大之所以為大聖人

續之者子思子孟子周子二程子朱子陸子諸公
疊々而出皆有以開道統明人倫也凡自古為君
子儒者何莫非此道々統之源集大成于夫子續
于儒者儒者之事繫于學校學校本以教養人才
也何以教之自正心始何以始之由讀書入讀書
而不見道匪為讀書見道苟不明則無真詣實踐
不嚴于正心則臨事差忒義利莫辨况今既無以
教之又無以養之而又不能以禮義自養其所養
其心餒矣每垂涎于外聞路旁腥芳之氣齷人必

乘其餒而入則醉彼耳目口鼻也深意氣狀貌與
之俱變有似此身不屬于我者非道果離于人而
人自昧其道耳奚不自悔自艾發憤思之一旦日
出勃然晨興八荒洞々然與我化矣而此道至廣
至大妙乎無垠與天地萬物相與周流曾無間然
所謂吾夫子開道統之大本明人倫之大法者一
也二之則小一之則大皆我本然之善固有之天
也非外假也豈風雨晦冥所能惑也甫無愧于為
儒抑亦激勵學校苟未至于大全其道得以切磋

琢磨者其學問器識可經綸治道可著書立言俾
天下人皆不越于禮義廉恥之域其効博哉或非
其人而儒其業夫豈曰儒自古有用之才為君子
儒者盡出于學校當知學校乃禮義廉恥所自出
之地豈徒有用而已切勿謂向之學校儒者惟業
科舉時文腐而無用何補世道然科舉時文其所
講明皆九經諸史諸子百家天地陰陽五行萬象
歷代君臣聖賢人物道德性命仁義忠孝禮樂律
曆制度政事戰守形勢風俗氣數文章技藝萬事

萬物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之旨要其中選者衆作槩如亦未嘗不妙也析理
則精微論事則的當亦多開發後學其為人物典
刑氣節議論初未嘗亡也特行之有至有未至多
成空言今言空言者亦罔聞更三十年舊儒無矣
後之來者出向不早不得一拜斯文之盛嗟彼之
眼何其貧甚欲問辯誰其問辯欲矜式誰其矜式
欲就有道而正焉誰其有道向使我早年不得父
命遊學泮宮遊學四方出而廣大其見聞歸而我

父開以天理將何以正其心將何以終其身今不敢忘其所教故盡死以我父為師但我無能為人也不能自其儒者之道而新之乃抱此拳：空意欲以被之將來可哂也已惟吾夫子之道無古無今無變無異無斷無續無窮無極遂述此意名之曰早年遊學泮宮記

十方道院雲堂記

我夙慕長生甚欲創道院中年後化為頑物不復作神仙夢想乃止昔嘗謂自唐以來若宮觀道院

若僧寺菴院並絕少却多有真心出家之人邇來仙佛之居數倍多于三十年前而率皆富者救身貧者竊食焉非真心出家通身俗氣厭罵貧者安有真心供養于人也然則天下山水非不勝也仙佛室廬非不多也特未嘗多見有真心辨道者又未嘗有真心盡情供養于人之人若無真心辨道又豈知供養凡人與供養神仙等無差別則滿眼但見盡是神仙更不見有世間凡人或生分別心曰此仙也非凡也非真道人非真道院曰道院者

何道院與宮觀異道院乃延待天下十方蓬頭髻
角跣足破衣清淨雲水道人懋肩入靖之所其來
如風其去如空似非世間人為流通大道而來耳
寔以曩劫上帝憫世人陷沒于欲海中不得壽其
天年初神仙以長生不死妙道流行世間擇有德
行之人而授之道家之道正法也謬師貪婪誇術
竒特千人萬說自異為高至有魔法恣說百千種
穢褻之事誣污大道迷之賣之于少年富貴之人
不顧上天有禁死則罪在不赦始者出塵濁遂入

道既入道反再入于塵濁何其顛倒錯謬如此以
其本無真心于出塵離俗也胡不思大道乃自然
清淨之理神仙乃出塵清淨之人若不清淨則德
行從何而生縱是有功于人不從真實慈悲清淨
心中流出則不曰大德行若無大德行決無大脫
洒決不得大成就縱遇極妙真傳使其無福魔必
壞之決不得結其聖胎決不可身外求道、不在
于身外決不可心外求道、不在于心外此心不
真不定不統一不空玄有想有存有有意有方所有

運用有希望等事盡是妄想總有纖塵即生魔業
于深定中假有一切祥異皆為魔勿喜勿怖勿視
當自然消滅始契至妙若以一妙散之衆妙曰玄
牝曰鉛汞曰斤兩曰火候曰結胎出胎等有種
假名各有種之奇說苟悟以衆妙攝于一妙一尚
非一衆冒為衆咸泯之于自然之中咸無衆名咸
具衆用魏伯易云委志歸虛無證驗自推後以舊鄭定
本為正今盡改作正此旨也以浮游而守于規中
證難以推移者誤抑其次焉是故神仙之道無他一自然之妙而已

矣必先絕其思慮若渾忘于晝夜靜極于極靜極
靜于靜極自然其清淨清淨其自然自然冥身心
于空而不昧自然藏乾坤于玄而不漏自然
返本還源自然月滿精盛自然當大造化一陽將
動未動之初我身中深之深極之根自然出獻甚
玄甚妙甚微甚真之先天陽精以為丹母自然通
于任督湧泉同時互相淫之澌之沸發真熱捧擁
丹母升上降下交貫周流以大造化大妙一身自
然媾孕于其中自然凝而為長生不死純陽之寶

動其自然之動而不動其自然之不動則動者以
無動而動悠久綿密秋毫不差自然成就于無終
始之始終其心不死決不成道以我自然聽其自
然純是真心自然其然不涉人私而弄天玄此者
誰也誰其此也萬偽皆壞獨此不壞一切皆真萬
象自靈妙潛于至深清徹于極圓醱酏渾沌之髓
而常吹古馨玲瓏金玉之體而獨抱空堅化其所
化、為至化清風白雲同一去來出沒天無根而
根于天地無蒂而蒂于地人無心而心于人三者

雖不同道而同于道、而同之則與之同遊于無
何有之鄉或焉神其無形之形而出似乎聞太空
有聲大叫世人曰汝等何為昏醉不醒邪有欲應
之者已揆之出六合而去寧有蹤迹與世人見之
人也世間道院豈能延之設造奇特華麗道院過
數百所不如以一點真心盡情供養一切道人盡
力利益一切衆生若以此為道院始入神仙境界
敢以我夙誓真心盡誠吐露向者所參道家精蘊
冒禁破戒說而為文平等供養十方三世一切神

仙一切道人一切世人願一：先以德行為本仍
以此道壽其自然清淨之天終以此道同揆乎天
地人而同超于無：有：有無：有之表豈不了
其無所了之了而了也邪遂以此文曰十方道院
雲堂記

十方禪刹僧堂記

我三十年来幅巾藜杖獨行獨住獨坐獨卧獨吟
獨醉獨往獨來古隘廬城每一至于萬壽承天虎
丘諸禪刹之間必喟然嘆曰我生也晚惜乎不見

古尊宿法席隆盛之時向者徑山靈隱天童淨慈
育王中竺雪峰雪竇蔣山道場能仁東林仰山黃
龍開先百又雙林鼓山大滹石霜西禪保寧疎山
金山焦山何山夾山福嚴圓通江心大慈華藏名
刹百餘皆為法窟大刹禪單近十數小刹禪單亦
不少凡古尊宿之行道也一語一默一動一靜無
非舉唱向上已鼻了當衲子命根多有死其心于
一坐宴間而笑罵于佛祖之上者如在世外受清
淨福自不肯飲酒自不肯茹腥自不肯私庖私啖

自不肯私富私居自不肯傲慢恣縱所為野氣如
一水庵岳松源冲癡絕範無準觀月林開無門諸
老禪據師位皆孤硬有惡辣手皆講叢林規矩不
許看經看冊不許偶語雜事晝夜趺坐密如列筍
盡命參究咸有覺觸是以頗多龍象堪以負荷法
門夫何今者爐冷鎚輕不足以煅煉法器飯糲食
惡不足以供養大眾常住昧於收支過于撙節幹
衲子口中食為囊橐計為結托計為自醉醲飽鮮
計比之皆然致使十方衲子東馳西走竟無可放

包叅請之地昔不憂飯今憂無飯昔不憂師今憂
無師江南禪教諸刹連年遭水遭荒常住逋訟窘
迫處之閑僧堂併數年可去者去不可活者丐借
獨爨偷救殘命如失母兒無所依附先是三十年
來爭奪住持耗常住竭私蓄弄貧買勝無辜爭訟
亦多摧挫費耗失傳儀落業共撥因果大為時俗
變壞江南十方叢林古意今盡不存竟無十方本
色神子處之僧亦皆少逆料此後法門愈其難矣
世人意馬惡業易于跌蕩後于難髮背古悅新競

舞魔怪叛于正法我欲痛說不忍筆之昔黃面老
子嘗懸記末法僧門流弊不幸身親見此間有清
素純正辦道之士以為怪物罵之何苦自取桎梏
其身苦者益苦頗難于獨立堅抱舊心固無搖動
彼偷心未歇者亦從而得志逞盲辨以當宗乘笑
守古戒為不脫灑自誑自尊鼓無明火入骨受財
富者愈富念、謀僧官買大住持營私室為俗窟
生親子為徒弟業重魔熾浮于俗人苦哉痛哉絕
不念黃面老子正為何事出世百丈禪師亦何為

而作僧堂爰自少室曹溪多居律寺別院說法尚
苟簡雜居無倫唐代宗末百丈始發廣大心別創
禪居立法堂立僧堂又置十務以處主事者清規
一出法度咸新素無蒙堂無前資無單寮無退居
方丈無塔頭菴院其曰禪僧無高下但依入堂次
第同一堂而處進則始出位盡力為衆退則仍屈
已棲身于衆三條椽下七尺單前一切不顧寧肯
犯人苗稼為衆所擯笑又况百丈以前天下苦無
多寺院而辦道之士多無地棲禪率是獨隱深山

窮谷力耕火種而自食其力身其勞苦則心不純
一豈不願得一單如將安其身而遠于後可移
其心而專于道百丈之惠可謂至矣有志氣者可
以安禪可以共位可以同叅可以交相淬礪可以
交相鼓鳴可以交相行道照耀山林大衆羣然一
時一坐破蒲團我心亦足慶性我成道大衆不
成道我不願獨先成道我安大衆不安我決不敢
獨安昔創此僧堂為大衆設非使我獨安于辨道
也安其身所以安其心安其心所以安其道苟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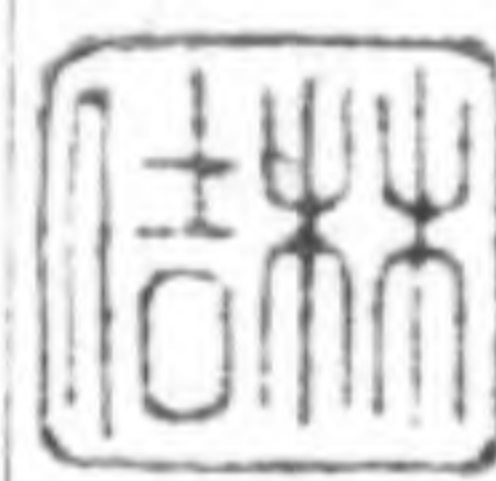
安于道則不安于心不安于心則不安于身不安
于身則心生萬夢失却自己何以為佛法棟梁何
以為衆生表率僧固亦人也為其清淨慈悲了達
自心而得僧之名若以落鬚髮披袈裟為僧九間
萬椽為僧堂此世間見也誠不曾聞往昔之時千
岩萬壑之中古尊宿行道之處萬錫飛來如龍走
空雖現頭角不露爪甲劃破虛廓別為一道不涉
世人衆生行處萬剎日月出沒其中八面風雲變
化于外無所之所不住而住爭奈有目者不能見

有足者莫能入是誰之過與倘能飽食終日無所用其心恐亦可以消檀施一盂飯然未廣大也必有大心大士與大眾同生死同粥飯同行住坐卧同開此心本然無盡廣大之天一：盡蓋覆三千大千世界方始與黃面老子吐一口氣何期末法叢林凋零若此思之駭然安得不淚下如雨我老矣死矣誓當重出頭來以大力量于無盡無盡百千萬億大衆僧海中推出無量無量劫前古佛剖開自心無盡廣大法門大告報一：無盡衆生塵

刹一：三千大千世界若是大心大士便請各歸堂去快哉快哉第佛法至此亟矣必先速得數十人肉身大士大闡神通應化天下諸刹使一切衲子外不壞于一毫賄賂酷虐內不犯于一塵淫殺貪傲其不遵黃面老子遺教經最後教誨之意者不得名曰僧然後却與之論世尊拈花迦葉微笑之宗風佛法其興乎我今苦告諸佛子各：速入大回心三昧但言之至此我亦罔知所措諸佛菩薩寧不動心焉我遂嘔我心中無忱聲而為誓

銘之曰十方禪刹僧堂記

鄭所南小傳



鄭思肖字億翁號所南福之連江透鄉人也祖咸
卒于枝江縣主簿父震字起號菊山淳祐道學君
子為和靖書院山長景定壬戌卒于吳葬長洲縣
甌山毋樓氏妹為比丘尼名普西公太學上舍應
博學宏詞科侍父來吳寓條坊巷元兵南下扣閣
上太皇太后幼主疏辭切直忤當路不報初諱某
宋亡乃改名思肖即思趙憶翁與所南皆寓意
也素不娶了一身念、不忘君形于言詩文中如

過徐子方書塾云不知今日月但夢宋山川題鄭子封寓舍云此世但除君父外不曾別受一人恩寒菊云寧可枝頭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風中贈人云天下皆變吾觀其不變惟其不變乃所以變其變者物也不變者道又云古人重立身今人重養身立身者益超乎千古之上與天地同流于不知不識之天也養身者惜一票以活微命役于萬物死于萬變者也何足道哉遇歲時伏臘輒野哭南向拜人莫測識焉聞北語必掩耳亟走人亦知其

孤僻不以為異也坐卧不向北扁其室曰本穴在界以本字之十置下文則大床也精墨蘭自更祚後為蘭不畫土根無所憑藉或問其故則云地為畚人奪去汝猶不知邪不欲與雖迫以勢權不可得也天目本中峯禪林之白耆聞公名欲見未果偶會于孝子梅應菴家一見各默不語坐久之本忽謂所南何不說法曰两眼對两眼無法可說及別去本又云博學老子公即曰世法和尚趙子昂才名重當世公惡其宗室而受元聘遂絕之子昂

數往候之終不得見嘆息而去無何貨其所居得
錢則週人之急田亦捨諸刹惟餘數畝為衣食資
語佃客曰我死則汝主之蓋不以家為矣自是無
定跡吳之名山禪室道宮無不遍歷多寓城之萬
壽覺報二刹疾亟時囑其友唐東嶼曰思肖死矣
煩為書位牌當云大宋不忠不孝鄭思肖語訖而
絕年七十八蓋公之意謂不能死國與無後也自
贊其像曰不忠可誅不孝可斬可懸此頭于洪
荒之表以為不忠不孝之榜樣宋社既墟遺意

緇黃自稱三外野人嘗著大無工十空經一卷空
字去工而加十宋字也寓為大宋經造語奇澁如
瘦詞可曉自題其後云臣思肖嘔三斗血方能書
此後當有具眼識之又著釋氏施食心法一卷太
極參煉一卷謬餘集一卷文集一卷自叙一百二
十圖詩一卷與菊山先生詩集并行于世

題鄭所南行錄後

右所南先生行實一卷吳門唐謙自牧所纂錄也
錄成以示予之讀之至其末云公之行尚矣惜無
人為作傳姑記其槩如此因歎曰自牧之錄此其
有關於世教哉蓋先生亡國一太學生耳非有官
守言責而享祿位之崇也顧其不屈也若是則夫
受國恩承顧託乃俯首帖耳若無所與而諉曰運
數有歸者獨何心哉先生遂至于終身坐卧未嘗
北向則其秋霜烈日之難犯者蓋凜乎其不可向

適矣故其歿也平日之覲然自欺而不能無愧畏
于先生者方自慶幸又烏肯執筆以發揮之也哉
此先生之高節峻行所以日遠而日忘也今自牧
乃能于篇章殘廢之餘故老凋零之緒掇拾纂綴
得不至于盡泯而其賢不肖用心之不同于此可
見矣嗚呼使伯夷之風不聞于後世頑夫安得而
廉懦夫安得而立哉予故曰自牧之錄此有關於
世教也歲癸卯三月姑蘓王行書

題周草窓畫像卷

宋運既徂吳有三山鄭所南先生杭有弁陽周草
窓先生皆以無所責守而志節不屈著稱前二十
年時獲瞻所南先生立像于吳門唐氏所南孤勁
嚴峭有凜然不可犯之色觀其終身未嘗北向而
坐可槩見焉今獲瞻草窓先生像于長洲沈氏草
窓豪偉逸秀有飄飄邁俗之氣觀其自贊之辭可
槩見焉二先生姿韻雖殊要皆介然特立足以增
亡國之光者矣晚生後學不得親接其言辭風範

于當時乃獨于其遺像以想見其人可勝歆慕也
哉沈氏字伯凝家多法書名迹而尤寶藏此卷云
重光作噩良月丙午望王行書

補遺

題畫蘭丙午正月十五日作此一卷

向來俯首問羲皇汝是何人到此鄉未有畫前開
鼻孔滿天浮動古馨香

附錄題詠

題鄭所南宅

王賓

自從宋鼎被遷移此宅飄零棄與誰人問先生垂
淚蒼國亡何用念家為

題宋太學鄭上舍墨蘭有序王逢

公諱思肖字所南肖與南何居義不忘趙北面
他姓也世家三山曾大父咸仕宋父起淳祐道
學君子公太學上舍應博學宏詞科會元兵南
叩闕上宋太皇幼主疏不報國初諸父老猶能
記誦之語切直犯新禁俗以是爭目公：遂變
今名隱吳下所居蕭然坐必南向遇歲時伏臘
輒野哭南向拜而返人莫測識焉有田三十畝
邑宰素聞公精墨蘭不妄與人因給以賦役取
之公怒曰頭可得蘭不可得宰竒而釋之又嗜

詩題蘭云玉佩凌風挽不回暮雲長合楚王臺
青春好在幽花裏招得香從華硯來過徐子方
書塾云天垂古色照柴門昔日傳家事具存此
世但除君欠外不曾別受一人恩寒菊云寧可
枝頭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風中禦寒不藉水為
命去國自同金鑄心其為文搯行率類此晚年
益究天人性命之學竟以壽終

舊傳獨行老康成文物衣冠魯兩生甘與秦民潛
避世恥為殷士裸如京天池水淺鯤南息衡岳峰

高雁北征三百運終遺墨在秋風九晚不勝情

陳深

芳草渺無尋處夢隔湘江風雨翁還間作楚花我亦為翁楚舞

中吳王育

所南老翁磊落人胸底飽含萬劫春吐出必須作
怪異聚空削有還強陳撮山捏雲欲隱袖爭自兩
手無力空張唇歸來垂頭默無語懼然捉得身內
神從此縱橫踏天地顛狂濶步誰能倫倒拂溪藤

直畫蘭花紫歲蕤香可飡清風無塵烟霞翠月白
凝秋半夜寒入夢迷人燕如醉相逢援琴愁對嘆
老翁不見今何在忍看遺墨眉皺攢人亦香兮蘭
亦香相思脉脉欲斷腸雲開山阿見圭壁風散群
飛聞鳳凰長使逍遙不拘束與蘭千載共幽芳

烈哲

芳
雨過春山曉雲歸空谷香靈均不可見惆悵對幽

餘澤

南子毫端有古香不求或與意尤長如今好事非
前輩祇愛昌陽掛屋梁

曾游澧主過湘中祇見
葩作小叢近日靈均生
意轉
從千畝媚春風

魏俊民

南望湘江歌楚聲癯、雀骨老山林濡毫為染萇
弘血澹掃幽芳寄此心

卧龍山人陳昱

家學相承寶祐年東籬幾度菊花天紫莖孤葉白

殘墨更覺秋光分外妍

遂昌鄭元祐

南冠江上哭湘纍淚著幽蘭雨裡枝不獨萇弘血
化碧孤芳愁絕有誰知

屠澤釋德欽

君子譬如蘭在谷所翁得之香可掬湘江浩動波
濤空月落蒼梧滿秋屋

王冕

鄭所南胸次不凡文章學問有古人風度不偶

予時遂落魄湖海晚年學佛作詩作畫每寓意
焉然其白首南冠磊磊落落或者有未知也
老子平生忠義俱栖山澤太清癯踈毫不作尋
常醉却似三閭楚大夫

胡熙

鄭公高蹈出風塵心蘊靈均九畹春每向毫端造
幽興自然花葉逼其真

汴城段天祐

手種沅湘九畹春所南心事似靈均古今俛仰俱

陳跡紙上幽芳見是人

韓奕

惟公生南楚侍父來吳中身遭宋國亡耿耿懷孤
忠無家又無後南冠號北風洒淚寫離騷咄咄如
書空幽花間踈葉孤生不成叢俯然數花間遺恨
自無窮圖成綴新語怪誰能通流落為世重心
苦寧論工此花有時盡此恨無時終吁嗟匹夫心
所受由天衷我思殷頑民千古將無同

Large stylized watermark characters, likely '國子監' (Guozijian), overlaid on the page.

Seal impression: 國子監藏書 (Guozijian Canshu)

Seal impression: 通志 (Tongzhi)

Seal impression: 續通志 (Xutongzhi)

